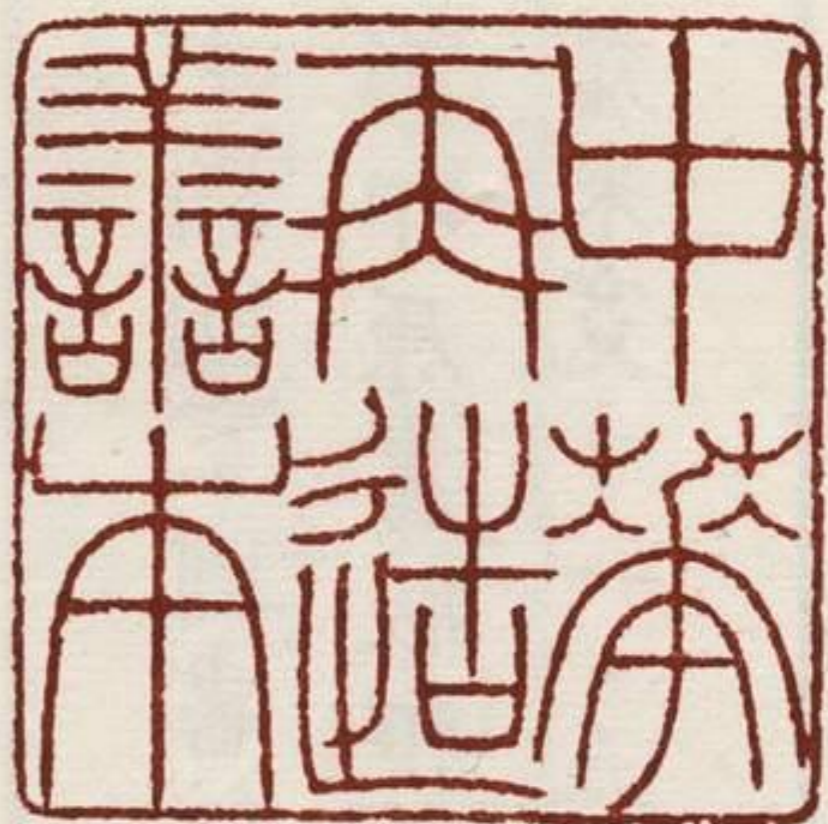


新刊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七·  
二釐米寬十一·五釐米



李學士註孫尚書

尺牘總目

一

少傅

二

左丞



三

右丞

四

樞密

五

大資

六

內翰

七

尚書

八

侍郎

九

大卿

十

少卿

十一

龍圖

十二

直閣

十三

舍人

十四

司諫

十五

右司

十六

檢詳

十七

計議

十八

郎中

十九

寺丞

二十

刪定

二十一

提舉

二十二

太守

二十三

倅車

二十四

宮使

二十五

宣幹

二十六

制幹

二千七 提幹

二千八 主管

二千九 推官

三千十 司理

三千十一 司戶

三千十二 縣宰

三千十三 知丞

三千十四 主簿

三千十五 縣尉

三千十六 巡檢

三千十七 排岸

三千十八 省幹

三千十九 提宮

四千十 朝議

四千十一 朝奉

四千十二 宣教

四千十三 承務

四千十四 機宜

四千十五 新恩

四千十六 解元

四千十七 長老

四千十八 知觀

總目 畢



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目錄

○卷之一



與孟少傅

與汪左丞

與葉左丞

與張右丞

與胡樞密

○卷之二

與胡樞密

與楊樞密

與路樞密

與何樞密

與莫內翰

○卷之三

與李尚書

與張尚書

與胡尚書

與楊尚書

與張侍郎

與周侍郎

○卷之四

與宋侍郎

與張侍郎

與向侍郎

與兄提舉

與石提舉  
與王侍郎

與劉侍郎

○卷之五

與王太守  
與吳太守  
與陳檢詳  
與王司諫

與趙中大  
與莊右司  
與秦直閣

○卷之六

與錢舍人  
與湯舍人  
與王舍人  
與方學士

與虞龍圖  
與曾郎中  
與汪少卿

○卷之七

與季太守  
與徐計議  
與趙太守  
與范大卿

與強朝議  
與榮太守  
與鄭大資

○卷之八

與范大卿

與朱直閣

與胡寺丞

與張郎中

與莫刪定

與姪刪定

與趙通判

與孫節推

○卷之九

與李推官

與張司理

與姪司戶

與祝知縣

與朱知縣

與章知縣

與楊知縣

與王知縣

與張朝奉

與王朝議

與蘇朝議

與錢朝議

與曾縣丞

與李主簿

與汪主簿

與林縣尉

與張提幹

與孫新恩

與李主管

○卷之十

與朱提宮

與李修武

與李巡檢

與張省幹

與張宣幹

與胡制幹

與何排岸

與劉機宜

與孫宣教

與莊宣教

與胡承務

與沈承務

與趙解元

與鄒承務

惠山長老

清涼交老

虎丘達老

佛海訥老

標公闍梨

妙印大師

宜興知觀

白雲如老

與朱提宮  
與李巡檢  
與張宣幹  
與何排岸  
與孫宣教  
與胡承務  
與趙解元  
惠山長老  
虎丘達老  
標公闍梨

與李修武  
與張省幹  
與胡制幹  
與劉機宜  
與莊宣教  
與沈承務  
與鄒承務  
清涼交老  
佛海訥老  
妙印大師  
白雲如老





新刊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

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

門人李李 龔編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字名志厚

凡廿二帖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潤州城孫權築號曰鉄甕

鎮入江三二百臨水與大江為襟帶而劉元德孫仲謀之遺

跡猶在也坡先生甘露寺詩序云有石如羊出傳謂之狼

石諸葛孔明半其上孫仲謀論曹公也推与先主并力

賊博於赤壁詩云拒石出庭下穹窿如伏獠緬懷卧龍公

操微時嘗會此羅隱詩云漢鼎未分聊把手楚膠雖美肯同心是也

身不被甲鈴閣之持一觴以酌江月東坡詩生赤壁懷古

如夢一樽無愧於古人矣念奴嬌詞未云人生

側聆齋艦次里門所冀一望履約周礼履人爲赤鳥而高

牙大毒以剛曰毒毒到反毛羽幢也刺史縣令負弩前驅

韓文公集送郭權尚書序云大府帥或過四府府帥必左

握刀右屬弓矢帕首發鞞迎于郊前漢史司馬相如使蜀

縣令負弩前驅史記平原君君不敢以野服見礼記郊特牲

自負弩矢前驅迎信陵君冠黃冠區區此心必蒙貸答

草服也區區此心必蒙貸答

公以肺腑之親前漢又刘向曰臣幸託肺腑之附息暫寄藩翰詩

篇云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蕭望之出試馮翊以示

大用之權輿前漢史宣帝察望之經明特重論議有餘材

從少府出為左任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

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

太守日伐故復試之於二輔非有所聞也謂當卧護而已

前漢史沒顯傳會更立五銖分民多盜債分者楚地尤甚

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顯拜為淮陽太守顯伏謝不

受印綬詔數強于然後奉詔召上毀顯曰臣自以為為真

請登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約馬之心今

初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  
願也上曰君博雅陽邪吾今召君矣汝海陽使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重計而治之而治蹟諒然已隨舟車而東日許詔  
黜既解治淮陽政清而治蹟諒然已隨舟車而東日許詔

追亟正台司以福天下

蒙索小詩豈敢自問外交行思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

遇有物賦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望思村思之類皆言欲其思之求而所謂亂思蕩思者皆敗之易也公一

世名玉當有翰墨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

唐韓文公集送李原公歸廬與合序

云才俊前道古今而

安用蒼蠅之聲出於蚯蚓窟中乎

唐韓文公集石昌黎論句云時於蚯蚓窟微作蒼蠅鳴

伏蒙眷記存錄故交小團齋釀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云茶之品莫貴乎龍鳳謂之團

茶兒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

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推密使各賜二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覆金花於上蓋其貴

重如遣騎馳謁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詩占謝而衰老廢

學須小間作撫鬚之態也

古詩曰吟安一

即日春序尚寒共惟鈞候萬福某自聞弭節里門小邦窮

陋王公大人辱居之如某者藉令無一日之素猶當奔走

爭先以快一睹

唐史李勣傳勣字潤之少安山八元和申

持節幣即山數促勣上書不拜各賜令韓愈遺書曰有詔何南敷喻拾遺公朝廷十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乎

先睹之而廢痼之餘懲艾既往見月而喘

世說新語潘奮

為快云而廢痼之餘懲艾既往見月而喘

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身月而喘故獨在眾人之後尚冀寬

貸未賜訶詰

某辭去十五六年曳裾王門者眾矣

前漢史鄒陽傳陽與

吳王十漢以太子事怨望於孫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云今位盡智卑議易精怨慮則無匡不可奸帥陋固之心則

可淺王之門不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榻里中尤欲及公未

還政路汲汲圖一見而類有物錮留之竊自歎也

某抱病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為

禮以筋力為禮而尺書亦不數至前甚愧即日祁寒共惟

鈞侯萬福某已迫衰殘冰雪之辰正宜杜門塞向詩七月

謹戶往塞向如以度窮臘終欲一詣屏著如約前漢史項

字出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不敢復避矍鑠之朝

也後漢史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請日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

寒令方嚴冰霜交至而陽復其中實三微交泰之祥易傳

屬也某投畀荒僻臨二陽為泰也二繇陪賀之後宋書魏晉冬至日白潦

輒馳頌而已

羊麴輒馳獻為公踐長之壽玉燭寶典曰十一月建子周

之陽日月方物之始當黃鍾律其宿最長故有履長溪毛潢

潦可薦於王公左隱三年周溪沼止之毛穎繁溫燥之菜

方遣狀未徹牙兵傳教且審大雪鈞侯萬福寒冽如許研

冰筆凍重以衰憊起酬韓文公集雙鳥累紙重問之貺當

以踈慢獲譴也

黃封名酒寵綬流落為林下之光俚俗經此時序問餉紛

然占報不盡銘臧之意

某去歲迎拜梓宮於城東三十里外執事舟楫在焉望

見前驅翼得伏謁道左前漢史韓嫣傳江都王入朝從上

使嫣乘副車從數百騎馳視獸江都而弓戈塞路泥潦

沒馬勢不能前退坐叢祠中又欲具一書而上雨受風亦不復果瞻行太息而已

向聞秉樞筦日佇廷告遂正宰席雖不如所料然鍾山故

國徐援彩間畧曰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六朝陳跡尚

斑然金陵六朝記云吳四主起黃武終天紀凡五十六年六朝陳跡尚

起末初終昇平六十年齊七主起建元終中興二十四年

終至德三十四年自前魏文帝黃初元年前天下一統

三分天下魏興四十五年成蜀晉四十七年吳蜀與一統

得二十年已後至隋文開皇九年已前中間二百一十一年一統

後梁九年成陳二十年禪于唐南北解仇江臯徹驚皂

蓋領客續漢志曰中二千石酒酣援筆賦潮打空城之句

亦一快也唐劉禹錫各集題石頭城詩山圍故國周禮在朝打

距門牆咫尺而聲問不接者兩時衰病之狀想已厭聞不

復汙簡牘也即日又序晏溫共惟鈞候萬福某病餘亦復

支離南華真經曰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久苦瘡痍百藥盡試如抱薪揚沸非徒亡益也前漢史志

敢下筋對酒不敢濡唇危坐塊然始不知有身世病起出

省書硯凝塵滿席正如房次律遇故物於破甕中也皇明

錄云開元中房館之宰桐廬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

寺松竹森映和璞坐於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探數尺得

此乎遂洗然方記其為僧時求公即房之前身也唐史傳

故云建元

中也

蒙寵示秦國夫人行狀令誌其墓

披公文集載秦國夫人墓誌銘云秦國夫人王氏

故三司監鐵判官秘閣校理贈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特進諱仲疑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贈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顯謨閣直學上秉旄節典大州羅摠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加國夫人加號衛國兩徙封國更五命而某罪廢已來銘姻舊十數家而已夫人身封得今封云

大國本朝巨室家世如此而樞相郡王與之治喪

陳墓誌

世家于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葬于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為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具載國史迄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李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人下故相太幸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賜號秦國福祿始終於是為盛當屬一時顯者大書深刻以表見於無窮迺屬於不腆之辭此公愛念之過末之思也

也

秦國夫人幽堂之銘在門下之舊不敢辭以今世俗之所

尚則不當重勤誨飭姑勉副所須

墓誌云夫人將葬信安

銘顯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曰吳與王與公同胡有奸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比乃叙第衰老廢學筆力減退徒兩失之也

秦國誌文非其所堪任藉令大手筆

晉史王詢夢人以大

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蓋文皆珣所草

如四門助教

歐陽永州司馬

在世亦非今人所尚况如某者執事矯羣庸猥以見屬遂

甬勉塞命又不知能副重意否但學佛不宜詳說

墓誌云

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灯不避寒暑晝晡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飯穀翌日有鬻十六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自以至稟血貧之供一饌又嘗憂青衣十數輩祈長其甚急既寤有餉餅者噴之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餅食疾益侵區

後事与家人訣无惜憫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恐  
涉酸餽氣東坡先生贈惠通師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小氣

氣害於文躰更望省言

聲問不通已復弥月即日雨凉鈞候萬福傳聞秦國夫人

喪舟已次惠山墓誌云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於常州

干步惠山寓比及反虞禮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口既

常之无錫注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諒復過旬所冀抑情自廣

勿過戚戚幸甚

比奉報音伏審即日大暑鈞候萬福秦國夫人婁經七供

悼念之情固未易排遣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

戀不置則與繫風躡影之流前漢史郊祀志谷永上疏曰

遇求之湯湯如繫風躡影終不可得大不相遠矣敢冀尊

生自廣

自聞問便當馳慰顧以老生常談之言未必能開釋左右

而脩途觸執文悲哀謝所能堪計公必以此推照其非慢

也

連被誨存具審秋暑鈞候萬福年來旱澇不常謁晴之墨

未乾而禱雨之詞復出投老為農閔閔望歲又復不諧可

以發公一大笑也

與汪左丞伯彥

凡三帖

鉅德元勳社稷所持手洗虞淵之日唐史狄仁傑贊曰武

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

不靈光於虞淵注云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云日薄於虞

黃昏謂力扶把國之天中虛至德真經曰把國有人憂天

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外亡氣若屈伸  
呼吸然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  
日月星辰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辰宿亦積氣中之有  
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中傷其人曰余地壤何曉之者  
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外亡塊若踏步趾端中興之列  
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  
上所親見而眾媚不容十年去國屬者大廷作命進位師  
保臨授旄鉞坐鎮一方天下整然日後公歸非區區之私  
也詩九賦篇是以有衣不宣

去違門下俯仰十年而愚暗自用仕不知止遂觸嚴譴唐

甫集送鄭度殿台州詩除籍為民投荒万里背煩幾不保

焉比反故廬老妻公娶章氏幼女名小師公集遇疾已亡

但見兩塚寸心摧折杜集水宿遣興奉呈羣公云追咎無

所竊觀漢唐魏晉之間士大夫無明哲保身之智詩承民

明且哲以保其身不量彼已以犯世故之鋒而相隨入於刀鋸鼎

鑊之內者何可勝數如某猶得假餘息杜集喜聞官軍已

息或蟻於蓋茅一把之下復何恨但有愧於左右而已

蒙垢自屏不交賓客不談世事一紙之書不至於舊交新

貴之門五年矣側聆少傳慙愒宣城便欲飾固陋之詞占

叙萬一既成復毀至于再三重惟因舊不敢自取踈絕之

罪輒復薦薦區區于下執事也

與葉左丞名慶得字少蘊凡一帖

承以蒙頭永嘉禪師澄道歌云衲被蒙面壁為日用易係

百姓日用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其書顧雖昏憤

不識其趣而一切世間蜂窠蟻垤之隘唐揚敬之草山賦

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蟻窠

趨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故滕章先生詩亦有蜂房  
各自開戶蟻蟻或已可笑也

與張右丞

字達明

凡二帖

其塊處閑寂事大之禮

孟子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廢缺為愧即日共

惟釣候萬福故歲鄉縣經時不雨

莊子道留篇云之人也物莫

得水今夏雨彌月大浸稽天

傷大浸稽天而不

云浸音子鳩反稽音雞

霖霖猶未已杜子美云

能補天漏

唐杜甫集九月寄岑參詩云出門復入門雨脚

飯食錯時不可救安得誅雲手晴能補天漏

議者已屬

公鍊石之手也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下

極正浮水泗州平狡虫死蠶民生背方州抱負天列子

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其缺

臨川九域志

高情超然

老子曰無獨擅一壑

謝鯤曰論者以君方使亮自謂如何

每讀九章想見其

一壑之盈

謝鯤曰論者以君方使亮自謂如何

處而以不得從杖屨

東坡先生與列宜翁帖云庶幾得陪

杖屨於鍾

觀石弩記曰

山之下

觀前僅書子虛賦曰

往來者駭心

目異之觀

甘泉賦曰事物變化

目異之觀

子明傳神別本願得

以為恨也

讀置之

先生文集載其詩云

故物尚依

然古水今

真朝川

散策塵外

夜明意

行魚自

蒼煙色

葱籠一

四多宝

院穿雲



為門野僧營一飽乞食下山村擁鼻且濯足  
出事風雨過歲除彼浪奔飄然得遊守  
梅仙傳摩潭雲幕垂柳抄秋去發飛山  
關送見功雲冠樹松交仗戰發掌小梅  
銷濕香露翠袖卷煙雪忽然東風吹一  
金臺層層臺接巖東西鬱相望也靈鍾  
相君踐台斗爭雄兩嶽印倚薄雲雨折  
此如接尊各繼前芳獨有真男子平生  
年草頭露一夢夜中曠見此兩足與  
刻舟兒戲亦優爾永永三生緣付此一  
清不搖乘乘翠如松松陰奮蒼鳥台石  
粟膏約亂叩鐵馬攔送落景一息煙中  
漢公州江海戰利如鸞鷲平生廟廟具  
身涉寄万里心自存買花紅紅間坐種  
奴衛別桐有孫提壺時見廣一笑空壘  
尊讀是亦可彷彿其知故具載于此

與胡樞密

名松年字茂老

凡卅二帖

自長至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景極長律中黃鐘琯長長次有履長之賀

族黨姻舊俱集

北小間已復歲盡又從數十田客疏舍旁一故溝欲速之

意至與之同起卧也跋望門墻晨夕西嚮忽蒙隋教讀之

凜然若負冰雪

盛夏身令小士皆若負冰雪

具審即日春寒

鈞侯萬福某去違已見火令

全無門冬全後一百有五

不堪之患今不得作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刑

某規並舍之田為小圃因累土為一堆阜

唐史志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有

若蟻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意而齒髮缺壞筋力索然其

如魁父之丘何

冲虛至德真經云大形士至二山方七百

愚公者年且九十而山而居數山出之塞出入之丘如太  
室而謀曰吾志汝畢力平險拍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  
然相許其妻曰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  
諸嶽何之且云爾父小也存陳留界且置土石難曰  
箕若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

往助之疾暑易易然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  
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  
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  
有孫子子孫無窮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  
智叟云子孫無窮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  
其誠命至哉氏一子負二山一晉朔東一可以發公一大  
晉南自北莫之南漢之陰无龍斷焉

笑也  
連日侍樂飲已復爾然謂當孰寢數夕而親舊遺書十數

輩闖轍陰切何休云闖門待報者猶在也至是亦已矣即

日暑溽記月令曰共惟釣候萬福隆暑釋名曰暑者煮也方

自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冀眠食厚自持以須告廷

某愧處閑寂以書自娛工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聽驚世

絕俗之譚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遇厚重為

公費不敢數造以為恨也南華真經云成威公讀書於堂上

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謂讀者古人之糟粕

已夫夫則公曰易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苦而不可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

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歸輪古之人其不可傳也公子

後堂必已塗墍書梓林篇若作室家既稍從事於門庭想

益潭潭然也公志相潭潭府中居九仞之崇所欠一簣耳

籬尋丈之間已作橫山萬竹之想也

重午後拜書饋便屬隆暑不果上狀即日復茲新涼共惟

鈞候萬福某比去歲雖無恙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

嗜睡意謂暑退尚復憤憤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

冢坐此未果瞻朔門下企踵而已

謂過之此子未嘗輒以予人至公王然後益信此言為不  
且置若壑也

區區欲見之意如痿人之念起前漢史韓王信傳信報柴

不安席俯仰愧怍蒙貶誨札具審初暑鈞候方福澤暑養

病宜即爽塏春秋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公以迎

藥喜易无妄九五无妄狼禱之至

令丹坐中又拜朱櫻之餽亟遣一介持歸小兒輩皆鼓舞

拜賜也梅餉奇甚一枝僅盈尺而著百子有把玩不能釋

去者某歸視圃中已出筍百餘竿梅杏有著子者繞樹三

匝魏武帝短歌行曰月明星稀鳥如護其雛特未可折贈

也聊發公一笑

張莘欲求薦狀為成資改官之計其勢雖迫切如某豈敢

喋喋溷聽忽得書曰韓侯已為補叔詎兄孫力翰所失一

狀而成資在六月道尺塗窮更無他畫度樞密所薦五上

必不盡用於今歲儻蒙改薦於垂成豈惟某蒙惠某亦預

被賜也尚冀眷存之舊不以屢瀆譴過

即日共惟鈞候萬福辭去便屬長夏梁元帝繁要之云夏今

陰復田舍如被熏灼兩腕疲於扇箑不復近筆硯矣竿牘

之問缺然彌時莫抒下情第極愧恐

向見公膝痛已失所在比涉大暑偃仰自如想益勝健秋

序戒寒公防秋杜甫西山詩辛苦三當在茵鼎之間也

園樽相

伏領誨飭具聞起居狀為慰顧此衰晚惟公獨見收卹每

之意

獲教寵二復之後擯而藏之殆盈篋矣十部從事不足云

也晉劉洪為荊州督密有以廢手書守相丁帝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刻之或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朱丞相薨背承相名勝非雖以福祿終始而善類失依仰可為

哀痛鄉州自已茂下世而胡承公曷嘗卿又繼往日者張

全真張參政名守訃音亦至其自還農圃不齒於諸公造物乘

除獨為後死歸然如魯靈光也文傑王延壽詩字文考魯靈光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蓋

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因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北而營為曹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

未央建章之殿皆見新壞而靈光岿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宏室者也注云岿然高也音許宜

向來伏拜戲下顏師古注辰史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辰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拍

重勤省頤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接慇勤道舊故又過

於曩遇愧荷莫知所言即日履茲徂暑共惟鈞候萬福炎

威暴發如坐甑中橫山吳郡居經續紀云在吳縣西西南車道經云山四面皆橫蓋以此得名

北又在石塘湖山之中有陸雲臺觀是山鎮此邦之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清湖中嘗迂即於橫山東亦以是

山為屏蔽也山周圍甚廣環以佛刹奇勝一壑脩然計公如薦福楞伽宝華堯峯之類皆在焉

一適在北窻之下也晉陶潛文集與子儼書疏云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

是子義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

辭去之夕戴星而南質明僅次臺季忽遇快風抵湖沃辰

炊尚未熟也兕輦方治上冢之具以待徑趨龜潭牛山兩

瑩侵曉罷歸越日先遣舟絕太湖遂以擔輿入黃川少留

循湖入長興路以去行役怱怱不獲寓一紙馳布區區至

今尚懷愧也

自領報問便屬昏會雖倥偬林迫中無時不在門下伏奉

誨存稽首拜貺愧不可言具審履茲歲端史記津書履端於始鈞候

萬福運雪竟此歲及是開霽橫山春色已在先生杖屨之

中矣

歸叟詩文發源云東坡作藏春烏詩有云年地造化  
雲風生使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充衣詞有  
軍俎且中余以為依故太甚

胡騎頓兵境上使駟已三反所望折衝口舌之間

唐姚壽

汗少貸一方肝腦之禍也比得劉鎮江陳景淵

陳漕書皆

可喜之言庶幾按堵

文選魏鍾會檄蜀文百姓上  
民按堵樂業注云皆皆也

遂卒歲

如其所策也某只俟徹警趨伏門下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十日侍坐區區懷恋未敢言

旋屬親翁強酒躰中不平遂復辭去歸舍甫定邊遽言聞

晨夕疑懼久不省候寒溫寔蒙答此意也

別去纔宿昔已悵然賦三秋之句

詩采葛篇披采蕭兮即  
日不見如三秋兮

日寒燠不常共惟鈞候萬福某比次山中冰雪皓然破屋

支風幾不能夕伏蒙招喚生新豆粥已足以解饑寒

後史馬

異傳王郎起光武自前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妻亭  
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且粥明日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  
公孫且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  
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熨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竟  
有因復渡溱沔河至信都東安先生生

黃州大寒贈巢谷詩亦云破竈鬱生薪而酒肉如山極

一時之盛

杜工部詩集醉為馬墮諸公携酒相看詩云酒  
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孟用左傳有

酒如渾有肉

區區感著未易具陳也

如陵語也

美梨分餉富矣哉比侍杖屨繁花循在目俯仰之間遂供

飮坐家釀

晉史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叔所貴  
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温克海錯

併已祇拜記存之厚品物

周易乾卦  
品物流形繁夥

尚書禹貢  
海物惟錯勝傳楚人謂多

為夥注云音禍

衰老之光也

禮記曰九講問席間函文注

涉秋便為趨侍函文

禮記曰九講問席間函文注  
云函者也容杖足以指畫

水涸不可舟比得雨又屬女子從其夫造官少留與之別

及此秋殘竟未遂款門之意區區瞻帳尚何言

大旱之後村農方以得雨為喜數日來秋稼皆爛死水中  
某生長田間今老矣未嘗有也議者謂久旱之未得雨正  
如飢人得食一飽過度遂至僵仆來歲饑疫恐不免也似  
聞慶賜將行盜賊亦稍出矣所憂殊未艾耳

陽復於陰川池凝沍雪之交巨人長德善類所恃所冀面  
致頌言以抒下情而衰瘵不堪趨走第頓顙南向而已

某自湖汭由徑入善權祖送處文道過潼渚省族兄留一  
夕飯竟趨北門就舟日已曛矣詰旦莫成叔別胡回詣朋

溪董令升自号所居之溪曰朋溪謂與溪為朋也公文集有記存焉以還又客歸心如飛  
不果重詣必蒙貸答

雷聞已消日徙橫山新第吞舟函華真經云庚桑子曰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又困於泥蟠揚子云龍蟠于泥其肆矣地大

天寬一洗耳目之隘而足膝尤利高寒及是當不藥而愈也

某陪橫山杖履以來見公手植今參天矣曹子建詩云荆玉部古柏行亦有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杜子美細看菜萁猶未卜明年健否

客奉周旋坐閣十春未有如某者區區欣幸不知所云也

○某陪几杖六七年又勤館人未有過於前日者臨分又

蒙酒醪果醢送將之厚區區欣戴莫喻此心即日初暑共

惟釣候萬福某歸涂水涸推舟而進凡四日僅抵村舍並  
河之民以錢酒餉吏卒乞升斗之水南華真經云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沽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士傲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如吾得斗升之水然活且君乃言此曾不如此早索我於如救頭然之急出藥師文第八願云靜思我枯魚之肆如救頭然之急佛正真源如救頭然無懈怠

又文未云誓求解法度羣生如救頭然無退轉又梁武帝第一卷云况佛之教人向道窮究本心尚乃如是濟人者何不樞密雖家居諒不廢憫雨意也東坡與錢濟明帖家

某買田舍旁欲畦而為圃語子路篇樊遲請李為圃偶鄰翁猶有未獲

之禾收刈甫畢又須屬一日者史記有日者列傳占相一堂之地

然後乞所分花木種之人還馳告輟賜甚設小舟不能容則又大過所望今別謀一大船自錫邑徑趨橫山之下矣

日佇拜賦手自封植當賦角弓之詩以無忘盛德春秋左八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韓宣子善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

無忘角弓逐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比一再上記前漢史司馬相如傳臨邛令前伏蒙遣騎馳

報非所敢望也即日冬序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病躄已無恙風俗通惡草虫名也喜噬人古猶未堪作勞一出而

從事則頽然就卧然校之他日則有問矣書詞拊慰祗荷眷憐度可去家即詣門下

分賜花木比從無錫挽一空綱至而小港又不能容拙於用大南華真經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宰也剖之以

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可以一笑也今以書抵縣尹儼兩空舟領賜它日甘棠之憩自今始也手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蘇詩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蘇詩甘棠勿剪勿伐勿拜召伯所談箋云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思其人敬其備

伏自改轅便欲追逐後騎而去竟以事違瞻望絕塵南華

莊子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亦步夫趨亦趨夫下身可壯夫子奔送絕塵而回瞻其心乎後矣夫悵然有不

可及之歎辭去又復逾月連雨共惟釣候復何如踐長光

亨之始昔留日冬至無厭復當疆起以慰天下蒼生之望也

晉史謝安傳謝不廢黜安於初台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

征西大將軍且温諒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即安還朝自高即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

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何何安其有慰色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文選孔德璋北山移

君謝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歸叟詩文發源云東

隱客詩只從頭四句便已都說盡不青山在空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此便可以圖畫輒談出

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曰飲不及者浮以大白浮入疾飲不及不仁幸白浮君又東

坡贈孫莘老詩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大白便得君

如某當晨夕奉杖履亦復掃迹文選北山移文云瞻悵不

可以言

新刊李學士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一



新刊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卷之二

與胡樞密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

禮記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

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主要頌以從

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遂不復遣問即日溽暑共惟

鈞候萬福澤雨連日晝夜不止弊廬所占地最高仰

禮記齊莊公襲高子奪札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悅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

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一夕漫而為齏荆谿汗下可

以想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鄰先物之幾

易系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後漢史云沉幾先物非庸眾之所能及也

遷徙一番紛紛及是必已按堵

前卷見僑居隘陋一旦決然

舍去于山石萬壑

前卷見左右照映卧北牕之好風

前卷見望西

山之佳氣

晉史王徽之傳相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

頰云兩山朝來致有爽氣人生亦有一適如此時乎緬想神宇翛然首

躄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酷暑弥時意謂不復有清凉之日矣一雨翛然粗有生意

方欲遣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

王武子珣之舅也語人曰昨与五石外甥並坐欄然若明珠在我之側朗然來映人欣荷之私尚須

登門以謝萬一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闔數反欣玩

云窮且審履茲涼秋鈞候萬福

梓宮過郡樞密為美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當誦橫林屬

者製中宮之服嘗往從之以所被

首惟所過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者不預焉某

欲隨眾一往而廢銅中有強聒之嫌藉合當往必在城東  
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東橋行李當有兩日之淹欲少  
竢秋晚拜伏門下

某請違未久又在誨函况若侍坐聞歔唾之音也即日溽  
寒共惟鈞候萬福郡檄報 中宮之訃地遠奔赴不逮遂  
戴星從橫林官吏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裝上  
狀極草草

郡中報 梓宮渡京口持書者見報云張參趨丹陽道上  
五馬餞于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繼領誨答始悟  
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歎也  
即日秋高共惟鈞候萬福某風雨中野次八日部屋之下

周易豐卦六三九四豐其蔀又上六曲其屋蔀其家注云蔀覆障光明物也

衣衾沾濕舛中益不佳矣調護稍復小舟馳造

某投老作重伏家樞密邀致諸公俯臨窮陋一時散艷以  
為寵偶屬迂徙不即伏拜門下占叙感悰尚恃眷恤察知  
愚鈍許司馬著帽進也晉史祖溫者謝安值其理髮友女性

日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見謝安傳

某厚頌之厚當是賀厦一人之數惟南子大屢成而感其相賀湯沐具而致其相  
初議繫舟大聖堂殿一榻之地而大浸如此南華真經云大浸稽  
魚龍入室東坡先生秋陽賦云必不見容少須當具裝

矣

即日秋暑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誨荅審聞舛胖禮記大

廣体 意適不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白鷗令築今復何

如公微痾已去舛矣如煙霞痾疾唐史田游岩傳高宗幸

服出行儀止謹撰帝謂曰先生比注否未易以砭藥除也

一笑

秋氣益高唐杜牧之詩云南山与秋色氣勢兩橫山之下

谿光接天以目力之盡為界而以拘係周易隨卦上六不

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謀梁尚書各倭嘉約同載詣門下比得書

云當在展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和鈞候萬福蒙

諭以足膝尚未紆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此言是也

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公杜門養恬存神守氣萬頃之量不

可澄撓後漢史黃憲傳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

予為此拘拘耶南華真經云子與子與子亦四人相

見孰知死生存亡之一縣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首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散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

或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發發背上有五管

隱於齊肩高於頂向整指天陰陽之氣有珍其心間而無

事辨辯而盡于并曰嗟乎大造

一去門下寒暑易節猶當以數致書為恭而多事心迹不

相關矣尚冀公索之於形骸之外也南華真經云今予與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忽拜使者於門函教寵存慰薦加厚但以

踈慢自訟而已語公治長吾未見能見

即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某蒙一顧之重光冉畏老席門

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前漢史陳平傳家廼負郭窮巷

足以追聚星之盛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

築甫就獲此榮耀匆匆啓報莫叙感藏之意也

自車騎改轅稚女從其夫遠宦老懷自不釋然而舍弟疾

痛大作呻呼徹旦方召醫而服仲謀所遺藥遂良已曲蒙

存省錄示秘方拜貺銘荷為肘後之藏也梁自白陶先生肘後百方序云

余宅身幽嶺之北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

以傳芳遠商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細碎殊足申一

別為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各為周備矣

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待公側所

謂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獨無韓公示兒之句韓愈字

集載示兒詩畧云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甲

玉帶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魏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其樂

以相相娛九此坐中人十九持釣樞汝

慶善辨證云謂李絳崔君手之徒也

示兒詩云中領書又沐題品衰老感嘆而已

堂高且新 即日履茲新春共惟釣候萬福其中冬異一望後塵俯仰

忽見歲換逋慢廢禮遂無以藉口第頓首南向而已潘岳

石崇詔事賈

謚望塵而拜

前日遣舟還塵下併致愧謝之意度已冒聞即日雨寒釣

候復何如樞密又於異縣屬此時序未能免俗竹林七賢

七日北阮庭中鋪陳莫非錦綺阮咸時鬚角乃想亦紛然區

豎長竿標大布橫鼻祝於庭曰未能免俗耳區竿牘之私南華真經曰小夫之智不離又勤省覽尚冀

警怒

某以暑中苦瘡痍而苛痒不可耐爬搔次骨肥搔次骨以

乃作痛意緒無聊坐此不時具問恐愧何言某築室正紛

然本為營生歸宿之地而慮之無素費出十倍遂不償此

勞也

分貺龍焙絕品龍焙屬北苑東坡先生詞云龍謹已拜辱

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為第一義也

益州保善寺無注

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无有

次第亦無出入世諸問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說名第

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語无性第一未敢其試詰朝薦先而

後飲其餘矣

親舊書信斗水直百錢渴欲死矣杜工部集引水詩云白

夢八九而不帶芥於曾中乎前漢史司馬相如傳載子虛

尹應天犯大暑拜命而去其以為不如据南柯之枕猶有

一餉之榮也唐陳翰異聞集載淳于棼夢入蟻穴

橫山稍有郡人携客造觀者前日狐狸之宅春秋左傳襄

一經點化遂為冠世絕境三絕句上呈詩

公一笑吾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正謂此也

輒以橫山小詩繼衆作之後以發一笑按公文集刊行者

一極外坐驚兩脈風我我二鬢髮一出兼幕重脩眉新

天戶青紅日高樓柱笏見採菊離下逢坡陀如千丈橫絕

太白雪天功朱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神擅无窮天王

歸謝傳東海表大丁令威騎鶴還故宮然公豈山

中之人為蒼生疆起光輔中興功遂身退然後歸西州晉

謝安傳有聞當與入西州門之句又外生羊曇為安所愛

重安薨後輟樂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不竟至州門

東海之亦未晚耳功成名遂身

別紙論陶淵明晉陶潛

陳元龍登字元龍出處大致非

表式海之亦未晚耳功成名遂身

別紙論陶淵明晉陶潛

陳元龍登字元龍出處大致非

世論所及也其養食者也而肝腦實繫由食者休戚

曰食言部不能遠謀國語云晉董裒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云肉食者死墨令吳王有墨墨黑氣也故嘗撫

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會行統朝賜之以策曰子无謂秦

五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橋臨別授之一從接待聞

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杜工部集洗兵馬云

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亂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東坡

先列傳錫字從周傳州人儀狀瑰偉有大志元宗西狩錫

郎門下平章事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後

召拜太子賓客卒錫起布衣二其月至宰相在位雖感天下

舊德公

龜潭家舍復勤騎從存歿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之慶

為愧其自陪杖履一覽楚山然後起猶龍之歎史記老子

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

而以上天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

蒙示六秀書雖未能盡讀叙引所載一二信天下之奇書

也

某自去違墻屏念欲啓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就令持

書詣門下而不敢勤報狀伏蒙遣介馳賜翰墨共承嘉惠

何喜如之某具審即日釣候萬福某蒙招喚幸其得具小

舟從公於谿上真入紅蓮幕矣南史王儉以庾杲之為衛

洲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第方暑豈當勤攬衣故未敢前

也

與楊樞密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向又不

得見於咫尺之書前漢中韓信傳李左車曰一乘之使

者言其簡牘或長尺或長尺前朝聖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馳心而已即日春寒

共惟鈞侯萬福其遭時多故數蹈危機憂懼萬端險阻百

態屬有天幸前漢史霍去病傳亦得遂首丘慕容晦出郡

為符堅所拊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瞻對曰孤死首丘欲

歸死於先人之墓齊書云孤有二德其色中和小前大

孤死首丘不忘本也獨有門牆相望千里無從接奉臨

書太息刑漢史賈誼傳可不宣

執事官成名立暫煇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下百聞

不如一見審矣他日宰天下前漢史陳平傳平曰次第施

行當以功名為一代宗臣前漢史費曰蕭何昔參摠功名

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願師古云祈翼加護因鼎以佇廷

告

其自歸田陶潛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荒胡不不復居城府

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後世居馬迹以安餘命而老境日

侵死亡無日尚及見公台鼎之拜否也四明洞天賦四明

有峯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四明在明州瀟東佳處年

來士大夫避地多在溫明間有與晤語者不其幸而不死

他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士也前漢史朱

為承相雲往見之言補賓主礼因雷雲宿從容謂云曰在

田野云事自雷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

相吏取復言

共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誨飭慰

籍陳人南華真經云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蒙賜已

厚此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已登政路而訪問死生存錄

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即日復茲涼秋共惟

鈞侯動止萬福其築室三閭門以兩版面壁跌坐傳二十

年

八祖菩提達磨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以

人吳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別說云師居少林九年

觀六十年之非樞密在郎廟餘光所照甘茂謂曰貧人女

之懼日佇廷告亟躋宰福天下慰此區區唐韓愈送浮屠

鳥悅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害已也

且猶不脫焉弱之由強之食今吾与文暢安居而暇食優

者可不死其所自邪

今世俗所尚以數造門為恭否則以數致書為勤某伐樹

削跡不齒於搢紳南華真經天運云云孔子西遊於魯願

陳也盛乎而夫子其窮哉頭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行也盛乎而夫子其窮哉頭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莊子以文飾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又甘數昧物入目中

死其夢邪與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固不容頓登一時貴

人之門而寒溫之問不出於東阡西陌應劭風俗通云南

豈敢飾固陋之辭謹強聒以觸犯嚴之罪然區區系心

門下如抱飢渴與夫晨夕躬掃除前漢中翊勳少時欲求

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在之以為物而司

之得勃勃曰欲見相君无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進竿牘見前与胡如世俗所謂文具者固有

間矣高明所照必諒此心

猖狂妄行南華真經云猖狂自陷於大譴大呵之域尚復

何言而哀窮悼屈唐韓愈上兵部李異書云大以閣下內

而悼不忍辱在泥塗應難並一辱此途豈晚收又贈章

左丞云田子恨泥塗又春秋傳趙孟曰武石才任君之大

必欲援而出之獨執事有倦倦不已之意其去公門墻二

十年矣設有舊惡論語云不亦將隨數化而改况初無纖



芥但某年幾七十殆將何為其讀書見柳子厚不堪謫辱

唐史柳宗元字子厚其元蓋何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綴一時輩行推仰弟進士博學宏辭科貞元十九

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擢禮部員外郎叔文敗賊御史中丞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又徙如

州刺史中十九年卒 至欲自比於壁浮屠病類之駒而然對不

已而宗元赴竅云云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主其間

若戒始者愈以女釋者東相十年今今年他師道者悉以少

而始者愈以女釋者東相十年今今年他師道者悉以少

去始者愈以女釋者東相十年今今年他師道者悉以少

人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右無異技陸然大耳以病類之駒

齒他馬食片奔異宅相少食屏立擯辱凡既之馬无肯為

伍會今刺史舟以派江至無以爲乘既人咸曰病類駒大

牽駒上可抹飾他馬巴繫甲狹无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

若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遂嬉逐拍天為癱痔

草木果蔬不足置存亡得喪於其間柳宗元天說云彼上

而黃者出謂之地濕然而中如者世謂之元氣矣而暑者

其攻穴者陰陽是也其能無異果蔬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

天地大果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能無怒乎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

麻癰痔草木邪全文見柳集第十四卷

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某以故益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有

望於當世之君子也

與路樞密公彌

即日秋序乍涼共惟鈞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懲往謬遂

掃跡滅影唐韓文公集上李實書於人間矣敢圖恩舊存

錄衰老貶賜誨飭開讀恍然鉅人長德具在朝廷出司留

鑰未快僉屬然鎮撫之餘掃除立墓存省遺老遂及我私

時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詩曰雨我公不亦善乎不宣

詩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詩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詩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詩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即日秋高斗涼共惟釣候萬福北轅遂弥月矣徒街所次  
皆異時游宦經行之地濁河千里公羊傳河出崑崙千忽

已揚塵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因遣人入海姑相聞

水乃淺於往者會時嘗半也宜將復還乎陵摩挲銅狄想

後一嘆也後漢中郎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亦有百歲翁自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雖兵亂之餘未容卧護而一方遺黎

喜見漢官威儀後漢史光武紀云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

當有出涕者所冀尊生養福以卒功名

大旆首涂又貶教寵高情凜然錄陳人前卷孰如公者

與何樞密

溪上分違便欲遣狀省間寒溫而公已登烏府前漢史朱

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其有野鳥數

常人而不敢恃一日之雅輒以罪矣姓名徹聞於廊廟所

冀高明必諭此意即日冬序晴寒共惟釣候動止万福某

竄迹一涯无從瞻近臨書太息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逐年七十

矣况未可必也顧以死灰不復然前漢史韓安國傳安國

厚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師之居无幾

思甲云安国曰甲不就官我威而宗甲由無復他望尚冀  
祖謝安国笑曰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因來訪問生死亦足以為衰老之榮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論語云言忠

之犯祁寒書洪範云絕大漠前漢史霍去病傳上曰票騎  
折衝口舌之間文選九錫文折衝匡云必有

神物護持之助甚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白樂天謂張  
處夷有神與莫內翰名壽字壽朋

資政書言公近有家嗣之戚子也共惟情鍾晉王衍喪  
聖人之恻情最下不及於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悲慟

奈何某猶記公在番府時四王母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先  
王之所策府注云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

已勝衣矣享壽今年四十許而遽棄盛年何痛如之且當  
抱孫禮記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慰目前勿過戚戚

也韓文公集載為潮州刺史謝董德又傳送問道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其審春和台

候萬福某老來馱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南華真經云  
遣報亦復匆匆不宣益復多事以故竿牘不獲時至燕几及是

比聞盡闢印本舍旁印本地手種花竹印本遂移春入壺

中矣後漢史費長房為市掾有老翁懸一壺於幃頭及市

因往罷輒入壺中市人莫見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異焉  
來長房明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童呈獻醪酒  
酒甘香盈又聞過崑山少留從德象虎丘之遊吳郡周經

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闔閭所  
葬有金精之異故名虎丘晉王珣山銘云虎丘先名海涌  
山又云山大勢四面周嶺南則是山徑西面壁不克陪燕  
立交林山台升降紛窈窕亦不卒至蓋得其真云

俎一歡之適甚恨諫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  
治具至今為負也書言令女合昏禮曰共牢而食合昏也而

謂已獲麟左傳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問獲麟以  
之注云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偶獲仲尼

麟之一筆於獲諫仲云尚擇者也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也東方高物之始交代之趣又羣岳之長撫遺云歐陽永  
也當曰今人呼妻父為岳公以泰山有丈人觀亦有丈人

去夏屬疾激繞一時比聞橫山詩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

亦逝去久病方聞藥石未去口皆不能赴採長至後方省

陳氏孤孀由徑入橫山少留湯羨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還

連領兩書仍拜厚貺皆不克報春初念欲由崑山移舟上

謁或相從於慧聚佛舍吳郡圖經云慧聚寺在崑山縣西

暑念之惕然僕已得踈斥之罪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董郎

携婦看翁媪云內翰遣介行且至矣聖草一紙屬德父以

埃不宣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厭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乘雞犬  
上屋唐張籍永嘉行云黃頭鷓甲入洛陽胡兒持戟升明  
相聞堂晉百家天子作降虜公卿齊并走好牛羊紫陌燒燈暗  
大驚上孕而兩脚猶未斷唐社工部集彙屋為我風所

脚如麻如西徐最高邱殆欲懸釜而炊矣戰國策云智伯

木斷絕如西徐最高邱殆欲懸釜而炊矣戰國策云智伯

國分負象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箭軍而圍之失西

樓之勝爽壇不受暑唐杜工部集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時

褰衣一登可以下視蜂蟻之隘左丞帖注云而東堂雄深

亦不惡有登堂者當疑公狀貌魁梧也見前集

別去夜泊鄧州吳郡圖經云二州在華亭寧覽陸魯望詩

迨曉乘便風挂帆絕湖而西薄晚次大姚闔閭城已在望

中矣吳郡圖經云吳王闔閭委計於伍子胥使之相士嘗

以象八風是時周孤舟獨行大澤霞章中竟日不逢一人

萬一雲霄畫晦風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所也嘗寓一

書屬海益便介已登几按否即日大暑共惟台候萬福某

次闔門吳郡圖經曰吳王闔閭建城之始立陸門八以日

正中暑甚遂移舟虎立少愒劔池上吳郡圖經曰舊傳秦

平襄字記云山澗是孫權所發以求闔閭室器側需一

夕之涼而諸瓢分去至袖中出紙求字者數十輩殆欲腕

脫唐史蘇頌傳云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願在太極後

不然手長老從旁勞勉良苦某荅曰所謂纏倒藤矣俗語

被胡蓋纏倒藤之說故東坡先生贈杜介詩一笑遂別還

舍未幾瘡痂大作遣狀草草不宣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之誠意

具載於此矣公文集載翰林真公內外制序云政和二午

第一年二一十有二矣居二歲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六部外

郎從卿二奏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庭

宗望見公願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後遇

子矣嘉嘆父之少卿頓首謝公既向以布衣發策魁天下

淵天子為知己對立播紳聞益向重若然無所謂已乃登

冊府尚符筆為柱下史日大印矣幸相終以不附已斥公  
子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十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  
舍人入翰林為李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  
王履道羅公孫者皆嘆異之余一日過公公出內外制凡  
若干篇屬予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  
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謂辭達自唐以  
來常揚燕許之倫若蘇大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於心應於  
手則出九重暮行力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境然如推  
赤心置於其腹中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李力雄瞻思致  
說發落筆千言筆然益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與  
冊多出入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  
後宮書命莫有見上意有制詞往二多自中出徽宗  
進二婕妤好會公當制是夕御札趣進告其急翌日對輔  
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罷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  
物廷有除拜過三制而上則併召二負者謂之雙宣公  
嘗以中書舍人直李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燠  
欲因是以前公二解衣据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  
對李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勳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  
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輒朝文物之盛炳  
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論次以為  
公書首云制詞在例當為中筭  
之藏累辱戒諭遂不敢留今併納上按公与叔誦兄内翰  
帖云制詞索序引无  
乃非其人乎然例當得一副本只乞門某自余郎罷官後  
狀帝百番戒一吏真書大字見賜是也  
厲德父屢矣至是方能遣送不敏愧恐  
留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濶多矣吾願其厚耶  
開元天宝遺事准士楊先遠平謀不知  
耻時人以為勳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方侯曷退稍就筆  
專馳一介看候又貶誨函省頌之厚喜慰當如何制草得  
觀一時侯王將相出處之故至於區區歎慕之意已見於  
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留於此他日持送



